

黄宗羲佚文四篇

张如安 辑

黄宗羲（1610—1695）是一位十七世纪著名的学者。现将其晚年遗文四篇，刊布于下，以供研究者参考。

一 二十六世振寰府君墓志铭

昔同父铭方元卿之墓曰：“余惧后世不知永嘉陈亮之为谁，而况能及君乎？”余友张心友过吾草堂，以郑禹梅之状，再拜乞铭其父。嗟乎！同父且云然，而况于余乎？虽然，心友勇于为学，凡余所削删，辄手钞之，积累多至数尺，不以余之不肖为无与文章之事也。苟不能与于文章之事，即使其权足以荣辱毁誉于人，心友所不欲也，余又何以辞之？

府君讳遐勋，字振寰，姓张氏。宋宰相知白之后，三传为集贤殿修撰，袭自沧州，徙姑苏。集贤生吁，又自苏徙鄞。永乐间尹肃始徙城中，尹肃生诚。诚生泮，字味芹，弘治辛酉乡进士，授丰县知县，改汀州府学教授。教授生仕，仕生国纪，国纪生一相。一相娶应氏，生子二，府君其长也。

教授以讲学有重名，所交皆贤豪长者，第宅车马，为一时之盛。中更衰落，至府君而贫陋过甚。府君念门户仆起，何常视为之力与不力耳。遂遍走楚、豫、闽、粤，风舶雨辔，什一乾没。十九年之间，三致千金，而教授之宅第次第复之。府君念不得以儒术起家，乃招胜流名士，与子同处，论文则拔牙角，商诗则蹴

奥突。天因有声庠序，心友少年第进士，其视教授讲学时之宾客，过之无不及也。旧居遇火，父柩在堂，府君号泣不去，燃及须发，邻里感其诚恳，相率蹈火救之，柩得不毁。浙河兵溃，人民仓皇走避，有武弁以千金托府君，府君转徙山中，事定解橐还之，封识宛然。武弁后官闽中，府君遇之，置酒泣下，告其僚属曰：“此岂今人所有耶？”盗劫其弟遐仁，府君急赎之曰：“货财，粪土也，宁足为吾弟惜乎！”相见悲不自止。郡县学舍栋宇败挠无可视者，府君出私财佐之，且董其役，落成之日，博士弟子行乡饮酒礼以致谢，府君不自以为功也。府君货殖大概以宽和佐其心计，多贷少偿，酸儒窶子，常依为惠主，此所谓君子富好行其德者也。自科举之学兴，士人以华藻给口耳之求，无当于国家之缓急。故兵革以来，衣冠阀阅之旧，降为皂隶不能自振，免于饥寒者鲜矣，况能空拳而起累世之衰乎。四民流离失职，当是时而府君暴兴，岂非其才而过人者与？长途逆旅，拨闷遣日，估客角戏哄然，府君独默坐观《通鉴》，故于历代治乱、人物臧否，曲折其首尾，如《节要通纪》等书，皆可背诵。

余尝遇士人问：“叠山何人？”余应之曰：“谢枋得。”又问：“枋得何人？”余不知何处说起，遂不应。又有士人过余斋头，见《宋书》有陶渊明传，曰：“渊明乃唐以后人乎？”余轩渠而已。两人者，其一举人，其一进士。嗟乎！科举之学如是，又何怪其无救于乱亡乎。向使府君移其用之家者而施于国，未必不如计然能解会稽之围也。

生于万历丙午九月十二日，卒于康熙己酉四月十四日，以辛亥九月朔日，葬阳堂乡同岙山之麓。娶莫氏，生三子：士培字天因，诸生；士坝字心友，甲辰进士；士坊字人则，太学生。孙男四人：锡琨、锡璜、锡璵、锡瑾。孙女三人，婚嫁皆名族。

铭曰：五世之衰，起由一人，才分之独绝也。伏棺求死，行者匍匐，至性之不灭也。族私其仁，友传其义，制行之无缺也。

松深柏茂，以利其后人，吾铭之揭也。

按：上文录自民国张延章编《甬上青石张氏家谱》卷三，系黄宗羲应甬上证人书院门生张心友之请而撰写的，对科举之学有辛辣讽刺。青石张氏二十七世士培、士坝，有墨庄别业在宁波西郊鄮山书院桥之西，又名西郊草堂，是黄宗羲主讲甬上证人书院时的重要讲学场所，因拟名黄过草堂。《甬上青石张氏家谱》卷四《古迹·墨庄》云：“鄮山书院桥之西境，南畔即书院故址，而慕芹公别业也。国初延梨洲先生讲学于此，盖梨洲人望重于国初，非其人不肯屈，非其地亦不肯屈。吾氏当时人才辈出，而西郊花木之盛，书籍之富，又复擅于一邑。而天因、雪汀两公，尝游梨洲之门，故梨洲曾过其地。”黄宗羲此文当作于康熙辛亥（1671）九月之后，家谱有案语云：“此志系陈赤衷葵献书丹刻石，现在西岙墓庄。”

二 复芹堂记

味芹先生讲学于汀州，而筑室名堂“味芹”，再传而落于他氏者近百年。先生之玄孙振寰翁，数迁而后复之，遂名之曰复芹堂（按，此句一作“康熙壬子秋，味芹堂额成”）。翁之子天因、心友，余友也，属余为之记。

余惟人生天地之间，尚蓬庐也。宫室居处，何常之有？西北之盛，则且海岛东南，东南之盛，则且瓠脱西北。城郭兴废而人民随之，衣冠大抵皆侨寓也。就令死，徙不出乡。而故家皂隶，华屋山邱，高明之室，多始愿不及此者，安坐而享之。虽复身数朝，家累世，寿考且百年之久，要亦不满圯者之数过也。其得其失，运在俄顷。今若以失而复得者为乐，环顾惨然，绳枢甕牖之间，皆昔日之甲第潭潭者也。翁虽不与，则亦何乐？且先生之堂，故制朴质，亦非有丹彩之饰也。翁即欲裘韦修之名，以修观美，高甍飞宇，何所无芳草，窃独怀此故宇，夫亦曰此味芹之堂也。

芹者，溪涧之微物也。嗟乎！肥肠满脑，世味之溺人何限！先生岂不知膏粱脍炙之美，乃取此一芹者而味之，有不笑其寒陋耶？盖无味之味，天下之正味也。先生横经讲道，其视膏粱脍炙如嚼蜡，如啖土炭，而寓其无味之味于芹，天下之味，莫之能夺焉。先生诚异乎人哉！先生异乎人，则先生之堂，亦异乎人之堂矣。郢州之孟亭，任城之酒楼，贤者过化之地，后人犹指而名之，况于其所居乎。过柴桑者必访渊明之宅，游浣花者必问草堂之基，道路且然，况于其子孙乎。然则翁之复斯堂也，子孙之堂构，无异于缝掖之钻仰也。当先生名堂之日，清苦自誓，以冷落之琴书，易饕餮之烟火，即视此函丈脱屣之处，任人歌哭，亦何意数世之后，有克绳其武者，使味芹之事，便与文王之嗜昌歜，曾皙之嗜羊枣，共留天壤间。当其时，岂少钟鸣鼎食之家，为子孙久远传堂之计，无所不至，今其存亡得失，不可知竟，究与马医夏畦之鬼，同一冥漠，而后知无味之味长也。

吾尝怪宋玉为原弟子，岂不知其师平时之饮食在坠露落英，而极陈酒浆臠肉浓腻之世味，动荡其魂魄，原若化为朱鸟飞鸣过之，不受汝招也。翁以先生之所味者而复味之，其识加人一等矣。

心友达而读书刻苦如寒士，奉味芹之教无敢失坠，将见斯堂也，巍然过之必式矣。康熙十一年岁次壬子秋七月。

按：上文录自《甬上青石张氏家谱》卷三。万言《雪汀诗钞序》云：“君少与其父振寰府君、兄天因以光复祖业为志，比生计稍赢，于先生故所居地构屋，仍以味芹名，求梨洲先生为记，与吾党觞咏落落……。”张遐勋次子士埏，字心友，号雪汀，因知此文系黄宗羲应士埏之请而作。

三 裘子横山文钞序

山川之秀，钟而为人。人钟山川之秀以生，其厚者为富贵，其清者为文章。于越以东，皆称句，句之为言勾也。吾邑为句

余，翁洲为甬句东，而慈溪为句章。或曰其水屈曲如句，或曰地以句践得名。三四百里之间，皆外海而内江，其山祖脉于四明，蜿蜒磅礴，实厚且清。而慈溪居句之中为尤秀，宜其独名章，而钟而为文章之士者多也。

曩时固多贤，然以诗、古文辞著述名天下者尚少。今风气日上，英才辈出，自姜君西溟持管一唱，奋腕而继者四起！呜呼！何其盛也。寒村郑子禹梅，从予执经，论学有年。外此所知，有裘子殷玉、周子弘济、姜子念祖，俱工诗，其渊派品格，各自不同，要皆清新峭刻，铮铮发响。予尝欲辑句章时贤诗以表之，衰颓鹿鹿，未遑也。

今年冬，予薄游玉峰，则裘子同舟共济，茶铛酒盏间，出所著《横山集》丐为序，已梓未梓凡若干卷，诗至万余首，诸体之中，诗尤遁上，较诸君子为更富矣。嗟乎！句之秀，充殷玉之量，即微诸君子，其亦能独当之者与。扬舲多暇，裘子为先忠端公作《神筵曲》，淋漓悲壮，突过天池，扣舷而歌之，声出金石。呜呼！天之生才，固必有用。殷玉负才如此，而尚坎坷不遇，何也？岂清与厚，山川实限之与？抑亦待时而著邪？殷玉感予铭其父之藏，执贄予门。予曰：“子吾老友，无为北面。”遂序而归之如此。

庚午阳月望日姚江八十老人黄宗羲敬题于醉李舟次。

按：上文从甬上旅遁轩版裘璉《横山文集》卷首录出。《横山先生年谱》云：“康熙二十九年庚午（裘璉）年四十七，馆武林，汇选名家行稿。为黄太冲先生宗羲父忠端公作《神筵曲》。太冲铭公父墓，公遂执贄太冲门。太冲荐公修《一统志》于徐公乾学。”徐乾学《横山文钞序》：“乞庚午，予给暇南还，开书局洞庭，问东南佳士于梨洲黄先生，先生首屈指裘子。裘子至则分纂《一统志》，志三楚人物，最工且速，予览而伟之。”所谓“太冲铭公父墓”，即指收入在《南雷文定》四集的《裘君永明

墓志铭》一文。

四 小野集叙

吾姚文章之统，代不乏人。隋唐以上，归之虞氏；有宋则孙季和、高九万为杰出；元末明初，作者林立，郑彝、方九思之徒，集皆不传，其最著者，为岑静能、宋无逸，虽有集亦皆残缺失次；寥寥百年，木斋、阳明起衰，而同时声应气求者，则有冯雪湖、倪小野先生；又寥寥百年，则有孙文融、叶六桐嗣其传。吾姚称文章渊薮，其可考见者亦仅如此。然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，岑、宋、谢、冯之后，未闻有以文章显者。而阳明三世而绝，文融无子，六桐孙曾零落。小野先生至吾友君芳盖六世矣，诗书之业，数百年若一日，其后绳绳未艾。甲戌冬，命其令嗣继宗诣余求小野遗稿，并问叙于余，盖将汇其全集刻以行世也。呜呼！莫为之后，虽盛弗传，小野先生其有传人哉。

余尝至贺溪，有故老曰：“此宋倪文节公之故居也。”其曾孙倪安道与赵考古相唱和，山川至今犹韵。夫文节倪氏始迁之祖也。文节之文章，莫大于昆命元龟之议，敛其光华，避于海岛。岂意数传之后，小野代兴。小野数传至于君芳之后，当有达者亦如小野之接文节，吾于是集之刻有以卜之也。

当小野先生在时，吾族祖蛰庵先生倡为《竹桥十咏》，小野先生叙而和之，联为卷轴，至今宝之。今君芳将刻是集而余乐为之序者，窃比蛰庵之于小野也。孔李通家，留为后人佳话，不亦可乎？

按：上文录自《光绪余姚县志》卷十七《艺文上》。康熙甲戌（黄宗羲逝世前一年），倪继宗向黄宗羲求其先祖倪宗正遗稿准备付梓，顺便约请黄宗羲撰写了这篇序文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省宁波师范学院黄宗羲研究室